流浪的疯子

在我的印象中，曾有过这样一个疯女人。我不知道她的名字，只听到大概别人都称她为“某某媳妇”（某某是她丈夫的名字）。

疯女人一年四季都是一个装扮，很厚很脏的外衣，很破的鞋，还有一头脏兮兮的头发，因为这头发过于藏污纳垢，在头上膨胀成一团，上面堆满了经年累月的尘土，还有树枝、草根。她的脸覆盖在一层一层的污垢下，从来看不见她的表情。

她似乎是哑巴，又似乎不是。关于她的种种细节，我能记住的并不是很多。但我对她的外貌格外印象深刻，至今回想起来，她的样子在我脑海里还是很清晰。这份清晰不是无缘无故的，这份清晰来自于童年时的恐惧和震撼。

你能想象吗？在柳絮纷飞的季节，一个十岁左右的孩子在转过一条小路时突然看见一个躺在垃圾堆里的女人，女人的身体和碎玻璃瓶、辣条包装袋、大棚塑料膜混在一起毫无违和感，这是一个多么恐怖的场景。这是我和疯女人的第一次见面。那个场景至今还在我脑海里，无法忘却。

我拔腿就跑，一边跑脑子里一边想到类似于“熊瞎子，狼嘛子”之类的故事，还有电影里的种种女鬼。彼时年幼的我实在没有办法把她的形象和“人”联系起来。

我将这个事情告诉了妈妈，妈妈说不用怕，只是一个疯子。我问妈妈那她住在哪里呢？妈妈说，她住在外面，在各个村子流浪。

“流浪”，一个可以悲凄也可以诗意的名词。在疯子的生命里，一定是无尽的苦难与冷眼。在村民眼里，疯子的生活状态是可以使他们感受到快乐的。如果长久不见疯子出现，他们还会议论一番。猜度各种可能的原因。

疯子没有经济来源，她的饮食，全部来自于垃圾堆或者一些村民的施舍。有一次我的奶奶送给疯子几张饼，疯子激动地转圈。目睹这一过程的我好久不想理奶奶，我很生气，奶奶为什么要把饼送给一个吓坏过我的人。

疯子是有家人的，有丈夫，也许还有孩子。我想她在没有疯掉之前，应该也和村里的各种大娘大婶一样，去地里干活，扎在村头唠嗑，生气时骂骂孩子，去集上买好多东西。她应该也有过乡村女人最日常的生活，并在这份日常中，时刻抱有怨念，却时刻安稳踏实。

可是疯子疯掉了，疯子疯掉的原因，我不清楚，也没有考证过。村里人似乎也没有怎么提起过。人们更愿意提起的，是她已然疯狂的事实和之后所发生的种种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跟这些比起来，她在疯狂之前所承受的痛苦不算得什么，她被我误以为鬼的生活状态也不算得什么。

疯子是在一个春暖花开的季节死去的。那时故乡的杏花开得正好，风吹过的时候整个村子都沉浸在杏花的香气里。一个雨后的清晨，去杏林里遛弯的人发现一堆破衣服，衣服里裹着的是疯子的尸体。疯子旁边还有一个农药瓶，里面还有半瓶雨水。

人们推测，可能是疯子走在杏林里的时候口渴了，喝了农药瓶里的雨水。而那农药瓶，是杏林的主人给杏树施药过后随手丢在那的。

疯子去世了。在她疯掉的许多年里未曾给她一个家的家人，最后，将她埋进了坟墓。流浪的疯子，最后在黑暗的地下有了家。

此后的许多年里，我偶尔会想起她。年幼时的恐惧在今天成长为一种愧疚，有时候总觉得，有点对不起她什么。

借用鲁迅先生的一句话“仁慈黑暗的地母呵，愿在你的怀里，永安她的灵魂”！